



在离乡与还乡之间

离开宜春寓居黔北二十年,因一次奔赴山海的同学相聚,想起“未老莫还乡”。

按照常理,还乡的前提便是离乡了,离乡和还乡共同构筑起“乡”的价值,于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便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价值认同。离乡和还乡,对立之间的统一,呈现出巨大的张力,慰藉着华夏大地上所有的走出与归来的心灵。

离乡是还乡的起点。韦庄式的离乡是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离乡,在车马不便、信息闭塞的年代,离乡的目的就是求取功名,以期衣锦还乡。当然,这种美好的期待似乎也不是个个应验,更有甚者如陶渊明,主动放弃功名,已达到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境界。

而在我那个年代的离乡,似乎更多的是对城市的向往。在二十年前的记忆里,我们的高中生活很单调,脑海里时常浮现两个字:大学。那是一个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,每个少年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大学梦,大学是承载所有梦想的神圣的殿堂。那时候美如画般的乡村山水,终究敌不过五彩斑斓的城市。

那个时候的我们,对故土怀着一种决绝的背叛,对离乡有着一近乎疯狂的虔诚——离乡就是离土,离土便是一个少年奔赴星辰大海的“入场券”。二十年后,我才猛然察觉,这背叛和虔诚的背后,或可说是一个少年成人的精神洗礼。

还乡是对故土的思念。韦庄怀念江南,是因为他流落西南,流离失所之际想起当垆少女、碧绿水江,思念在所难免。而我呢?几近失眠的日日夜夜期待相见,当双脚踏上故土,迎面久违而熟悉的同学们张开温暖怀抱的那一刻,百感交集。“走他乡,逃异地”,在多少个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,想起那曾经灼灼的烈日、曾经清淡的饭菜、曾经鏖战的深夜,流下的是感动的热泪。

那些曾经不愿提起的沉重,成了今天最美好的记忆。原来,那时候的风是柔和的,阳光是温润的,草木含笑,饭菜微香。更重要的是,那些曾经被我们有意无意疏远的人都渐渐地清晰起来,那些曾经被我们或隐或现表达的情愫都慢慢地温热起来。

原来,“那时,我们有梦,关于文学,关于爱情,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……”

也许,人都活在别人的记忆里,通过彼此的记忆,复活一个鲜活的自己。正如这次阔别二十年的相逢,大家都借着酒劲诉说着二十年前的故事——那些少男少女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故事。我们才恍然大悟,原来我们都“活在别人的记忆里”。在那个夏天,我们或多或少温暖了别人的心,装点了别人的梦,给了彼此心灵的慰藉。

思念故土,怀念那里的草木与人儿,建构起自己最好的青春。那个时候,“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”现在也是。因为每一次还乡,都是对故土最深的思念,值得翻山越岭、跨越山海。

离乡的终点是还乡。木心说: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也许是的,一生只够爱一个“人”,这个“人”也许就是故乡。这个“人”是山、是水、是她,是所有关于故乡的景,关于少年的梦,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……在你离开她的时候,她就一直在等你归来,你来或者不来,她都在。

也许,有一天我们能回去,也许永远回不去,但我们又终究可以回去,在路上,在梦里。人生兜兜转转,无非是在离乡和还乡之间背离又复归。离乡是因为热爱生命,还乡也是。十八岁出门远行,来到秀美的黔北,感念脚下这片沃土,丰盈了青年的梦想。这里有追梦的足迹,有奋斗的汗水。四十岁再回故乡,轻吻宜人的宜春,敬畏梦里那条秀江,滋养了少年的初心。那里有青春的懵懂,有美好的希冀。

汽笛响起,又到启程时刻。在温暖的目光与拥抱中,唯愿时光能缓,故人不散……

二十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,它承载着那些青涩的岁月与曼妙的情愫,也在未来之路上不断漫溯,通向无限的可能。

走过一段路,遇见一群人,想起很多事。感念离乡,也期待还乡。

乡土黔北 王霞

羊磴河的夏天

桐梓县境内羊磴河的夏天格外燥热,不易有一丝风,更不易有一场雨。这里是桐梓县海拔极低的地方,但好像又离蓝天特别近,因为日光总是那么辣,仿佛一个大蒸笼,笼罩在你的头上,晒得人全身都滚烫滚烫的。

闷热的羊磴,街道是那么狭窄,河流又是那么宽阔。羊磴河沿岸的人们好像整个夏天都在免费汗蒸,桑拿,从来不怕热似的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条清澈的河流,在街的背后奔流,终年不息。裹挟着一身汗水,他们随时都可以任性地在河流的怀中撒娇。投入到河流的怀抱,让河水轻轻为他们拂去满身大汗,送去浸透心田的清凉。

水中的鹅卵石好似按摩师的一双双巧手,抚摸着或站着或躺着或睡着的人们的每一寸肌肤,像母亲般温暖,又似父亲般慈爱。

鹅卵石是羊磴河的馈赠,大小不等,形状各异,墨绿、青灰的石头,

在宽阔的河床里静静地躺着,或三五成群,或独自静卧。太阳照射的时候,河两岸的石头上满是人们清洗的衣服、被单、床单,还有那些顽皮的小孩。

夏天的傍晚,父亲喜欢叫我们跟着他去河里捡石头,一块一块地往岸上扔,扔到我家房屋的后边。很快,石头就堆成了小山,慢慢地,这一块块石头就堆砌成一条条堡坎,保护着河堤上的房屋。

父亲说,这些石头都是有生命的,它们在羊磴河的怀抱里跳跃奔腾,以基石的姿态,默默地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街上的村民。

黄桷树下,人们慵懒地躺着、坐着,吹着牛,听河水“哗啦啦”地流淌,好不惬意。黄桷树伸开树枝,举着一片片绿叶,为人们遮挡烈日。

那伸开的黄桷树枝丫上,挂满了羊磴河的故事,一个个故事变幻出五彩斑斓的颜色,放射出耀眼的光,在你的眼睛里打着转,在你的脑

海里开满了花。躺在黄桷树下,你可以与时间赛跑,可以与历史对话。羊磴河航运的兴衰,也在纤夫的号子声中缓缓而来。

羊磴河是桐梓县第一大河,也是长江在贵州北部的重要支流,是川黔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,更是桐梓航运最早的河流。纤夫们赤裸着肩背,背负着一根根纤绳,用铁皮船、木板船,将四川的盐运往贵州,又将贵州的木材、衣特产品等运往四川。

如今,虽然航运已被那些纵贯羊磴河的国道、高速公路以及路上奔跑的各式车辆取代,但人们依然怀念那条商贸通达的航道。

羊磴河老街那棵黄桷树守候的渡口,听说是清光绪年间官府设置的,河道两岸的人们通过这个渡口相互往来,进行商贸活动。至今,那棵老黄桷树上还刻着深深的绳索印痕,南来北往的人和物穿透印痕,从历史深处走来。

山坡上卧着房屋,屋顶上冒着袅袅炊烟。河堤两边,是栋栋黔北民居,还有那粉饰一新的青砖碧瓦。

在河边或山上,桃子李子熟了,沉甸甸的。青绿的、粉红的,透着小伙儿的青涩、姑娘的甜润。

炙热的阳光,从羊磴河四面八方汇聚而来,在河面上撒下金闪闪的斑点,酷似织女抛出的彩色衣裙。河中的鱼儿或悠闲地游动,或欢快地翻腾起舞,与这些斑点相互逗乐,捉起了迷藏。

河堤上,时常摆放着横着或竖着的画架,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和当地艺术爱好者们常常在那里写生绘画,切磋技艺,描绘着羊磴河的变化。

羊磴河的夏天,风儿是很吝啬的,它就那么轻轻地、微微地吹动。河面泛起微波,一层一层,河水像白花花银子滚落一地,一路轻唱,欢快向前。

羊磴河的夏天是热情奔放的、是活泼可爱的,羊磴河的人们是充满幸福和甜蜜的。



故乡的云

罗逸摄

在这骄阳炙人的酷暑天,沏一杯香茶,伏于案头展开书卷,跟随古人的诗句去觅那千年前的一抹清凉,沁润焦躁难安之心,从容淡定中,燥热也被封于心门之外。

喜欢唐朝诗人元稹这首《小暑六月节》: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,山暗已闻雷。户牖深青霭,阶庭长绿苔。鹰鹯新习学,蟋蟀莫相催。”时节倏然间就迈入大暑的门扉,热风袭来总让我想起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那句“划一根火柴,都能把空气点燃。”在暑天这“天地气交,万物华实”的蕃秀之时,总会有骤降的降雨滋养禾苗花木,干渴的竹叶在风中哗啦啦吟唱着迎接天降甘霖,山林昏暗雷声轰隆,四周都是一派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

隔着千年的岁月,妙诗如舟,载着我逆流而上,我犹如置身古时阁楼,窗外空中是缥缈的青色雾霭,多日的梅雨已泪染得庭院满地绿苔。

非常感受 李仙云

时有微凉不是风

举目则看到小鹰已展翅翱翔于清凉的高空,蟋蟀躲于屋檐墙角下,那熟悉的“唧唧”的叫声,让人禁不住感叹,寂寂流光,短如朝露。

持续数日的高温,晒得花草树木都蔫巴耷拉着。最喜在日暮时分徜徉于公园堤岸,可处处被热浪裹挟着,热得人汗珠涔涔,不由想起宋朝杨万里的这首《夏夜追凉》: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寥寥数语就将一幅画面感十足的夏夜追凉图呈于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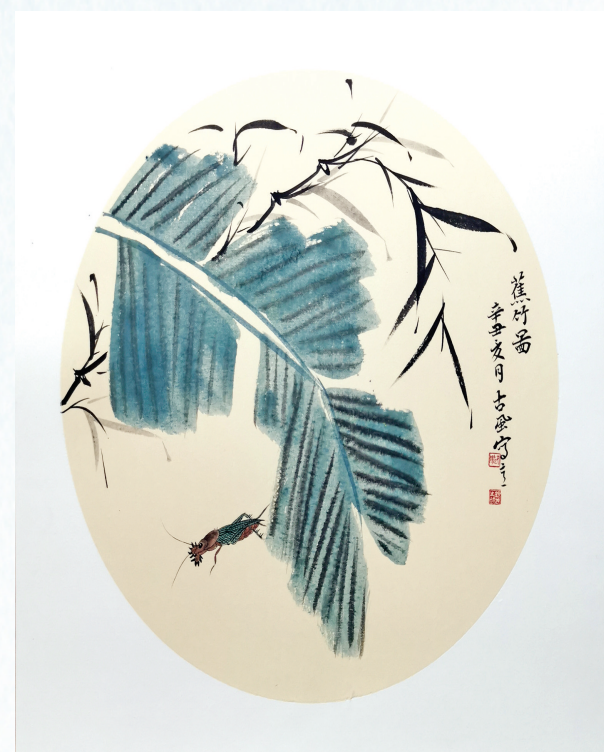
夏天的“夜热”如同“午热”般让

人难以入寐,起身独行于皎洁的月光下,静谧清幽的月色里竹影婆娑,树荫浓密,虫鸣啾啾,心下顿生凉意。那一刻,时空叠合般默坐河岸,澹澹河水在月光里泛着潋滟波光流向远方,眼前水杉树林浓密幽深,空气里漫溢着不远处荷塘的悠悠荷香,蛙鸣如擂鼓,在静夜里“呱呱”地一阵紧似一阵,没一丝风,却分明让人燥热顿消。

“小暑不足畏,深居如退藏。青奴初荐枕,黄缸亦升堂。鸟语竹阴密,雨声荷叶香。晚凉无一事,步履到西厢。”品读宋朝苏轼的这首《喜

夏》,让人不得不惊赞诗人的处世智慧,我若无力改变境遇,那莫不如欢喜接受。酷热之下至密林溪水间,嬉听鸟语静赏翠竹,侧耳倾听雨打莲荷,幽幽清香沁入肺腑。心上清静方能感受晚凉之适,那“咕咕”的木屐声里,让人听到的分明是一种慢生活里的闲适与悠然。

古有“望梅止渴”,今我“诗中觅凉”。烈日炎炎,“柳上蝉鸣,池中蛙噪”,愿我们能多一份安之若素的清宁之心,“月明船笛参差起,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心静凉自生,风定自能闻到莲香。



蕉竹图

欧阳银坤 绘